



宽 容

[美] 房龙 著 胡允桓 译

1985年，

三联书店首次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

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欧洲“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宽容与专横的斗争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的不断搏杀，使理性的光芒不时透过专制的浓云密雾得以显现。

房龙作品精选

《宽容》

《人类的故事》

《艺术》

《圣经的故事》

《房龙地理》

《我们的奋斗》

《与字母一起漫游世界》

ISBN 978-7-108-03054-2



9 787108 030542 >

定价：35.00 元

宽 容

[美] 房龙 著 胡允桓 译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美)房龙著;胡允桓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8 (2010.2重印)
(房龙作品精选)
ISBN 978-7-108-03054-2

I.宽… II.①房…②胡… III.思想史—世界 IV.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0019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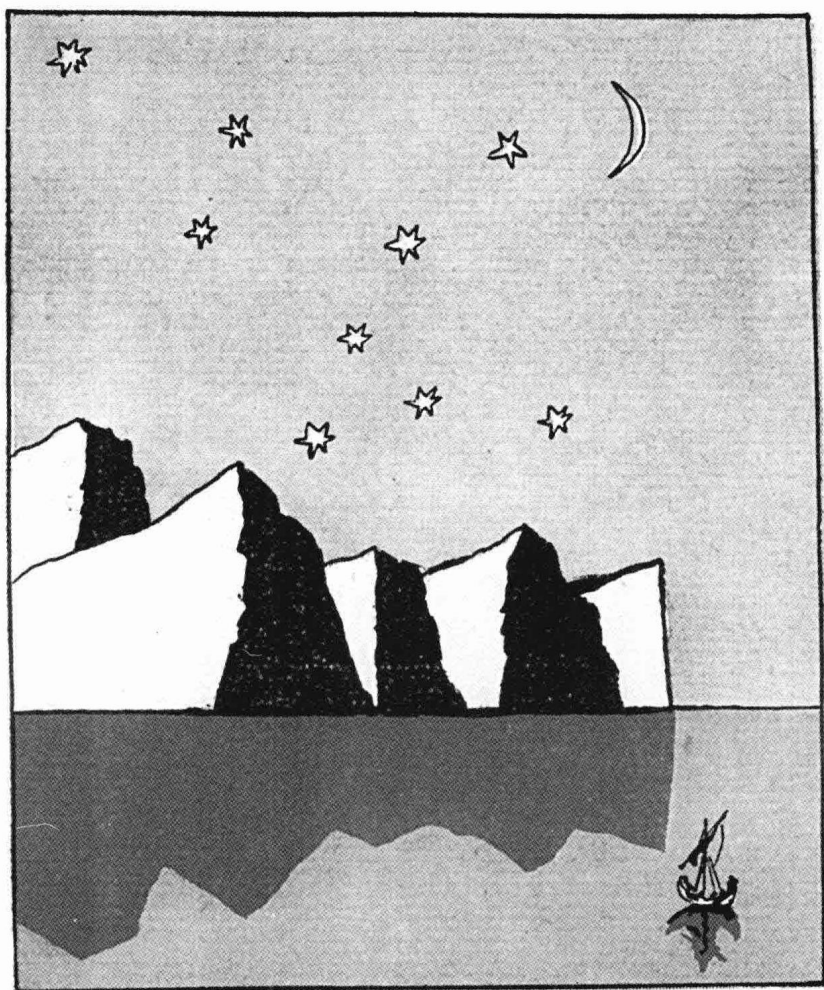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9年8月北京第1版
2010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1/32 印张11.5

字 数 263千字

印 数 10,001—15,000册

定 价 35.00元



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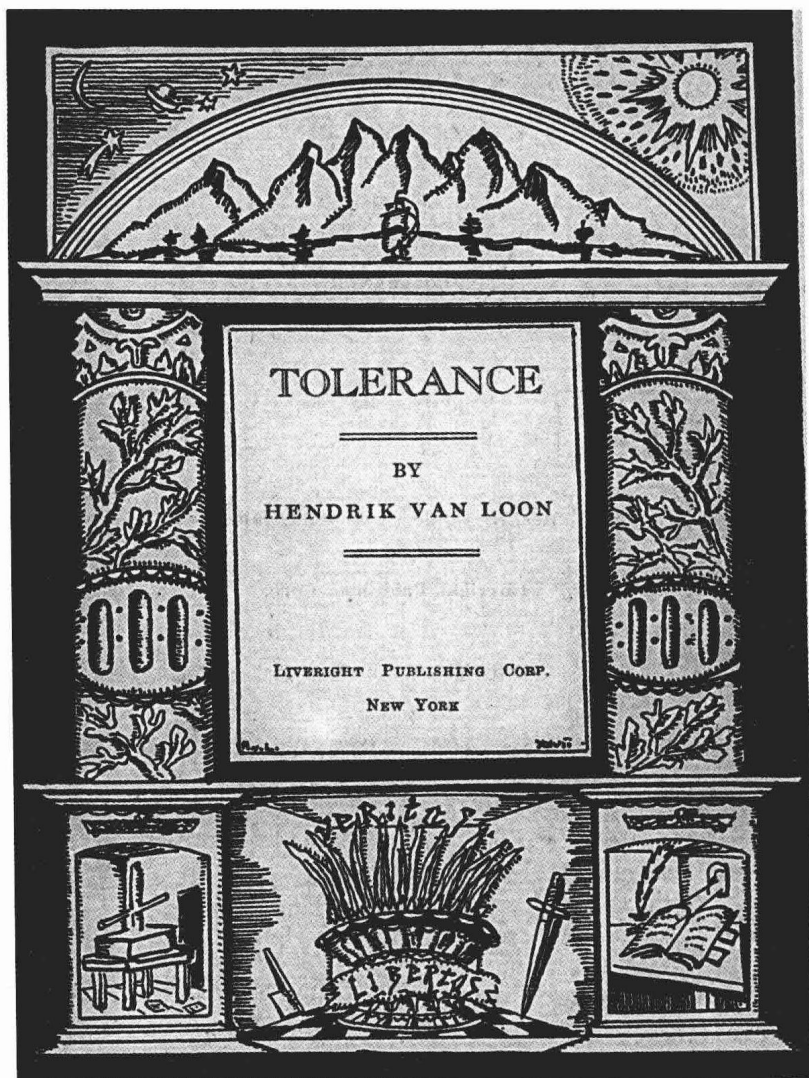
VAN LOON

精英作品精选

目 录

房龙小引	5
前 言	13
第一章 无知施虐	21
第二章 希腊人	31
第三章 约束的开始	67
第四章 上帝的曙光	77
第五章 囚禁	97
第六章 生活之纯正	108
第七章 宗教法庭	119
第八章 好学的人们	136
第九章 向书开战	148
第十章 关于历史书，特别是本书的撰写	156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60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67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81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96
第十五章 旧货色的新招牌	207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228
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	237
第十八章	蒙田	246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252
第二十章	布鲁诺	261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267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279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291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295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298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316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323
第二十八章	莱辛	333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345
第三十章	最后的一百年	350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356



房龙小引

1987年，三联书店老总沈昌文偶然问我：“赵博士如何看房龙？他的大作《宽容》，在国内很畅销呢。”当时我回国不久，乍一听说“房龙”，不由得两眼发黑，只好如实回答说：“我不熟悉房龙，也没读过《宽容》。”

我在哈佛学的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寒窗六年，自信不会遗漏重要思想家，哪怕是他们比较冷僻的著作。回想我的博士大考书单：千余本文史哲经典中，何曾出现过什么房龙？换个角度想：即便我一时疏忽，那些考我的教授，岂能容我马虎过关！那么，这个房龙由何而来？

据查，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不是美国土生子。1882年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自幼家境富裕，兴趣广泛，尤其喜好历史地理。1902年他乘船前往美国，入读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这个身高两米的荷兰小伙儿，迎娶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位富家女。不久俄国爆发革命。房龙以记者身份返回欧洲，接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走多年，未能当上名记者，房龙于是转求其次：他先是摘取慕尼

黑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往美国高校寻觅教职。

1915至1922年，房龙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安提克学院，两度教授欧洲史。校方评语是：房老师讲课颇受学生欢迎，可他“缺少科学性，无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这话听着委婉，实乃判决他不配在大学教历史。

教书不成，那就写书做研究吧？房龙的第一部著作，出自他的博士论文，名曰《荷兰共和国的灭亡》(1913)。此书算得上学术研究，可它销路不好，无法改善作者的经济状况。请注意：此时房龙已有二子。他必须发奋工作、努力挣钱，才能维持小康水准。

1920年房龙再婚，随即与书商签约，开始撰写通俗历史读物《古人类》。这本杂书旗开得胜，令房龙一发而不可收。自1921到1925年，他接连发表《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等多部畅销书。

短短十年里，房龙靠写畅销书发了财，分别在美国与欧洲购置房产，进而自由写作、四处旅游、参与多种社会活动。至1944年去世，房龙在美国学术界依旧是一文不名。可在现代图书出版史上，此人却打造了一个商业成功故事。

我们已知：房龙并非资深学者，更不是什么欧美知识领袖。谁想这个不入流的房龙，影响力居然超出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房龙为何在中国走俏？依我拙见，这里头的原因相当复杂，牵扯到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其兴衰过程，亦同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国运相关。

先看房龙怎样与中国结缘。1922年，房龙在美国推出畅销书《人类的故事》。1925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此书，译者沈性仁女士。曹聚仁读了沈女士的译本，称房龙对他的青年时代“影响极大”。

房龙 1920 年发表的《古人类》，也于 1927 至 1933 年间，在中国陆续出版了四个译本。书名分别是《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文明的开端》等。其中，林徽音译本《古代的人》，颇受中国学界关注。该书由郁达夫亲自作序，1927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林译本序言中，郁达夫发表高见道：房龙文笔生动，擅长讲故事。“他的这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他又道：房龙魔力，并非独创。说到底，此人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看来：房龙成批发表通俗历史书，大赚其钱，沽名钓誉，委实令人侧目。美国报刊上的文学专栏，偏又跟着推波助澜，鼓吹房龙作品。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气不过，终于逮着一个机会，当面呵斥房龙说：“你以为自己是个啥？你也算是作家吗？”

房龙死后，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称他“善于将历史通俗化，又能把深奥晦涩的史书，变成普通读者的一大乐趣”。房龙的儿子，也在给他爸撰写的传记中表示：“美国文学史、史学史都不会留下房龙的名字。他虽然背着通俗作家的名声，却能让老百姓愉快地感受历史、地理和艺术。”

对比美国人评语，郁达夫之见不但中肯，而且老道。唯有一点遗憾：他已点破房龙畅销的奥秘，却未分析图书出版的市场规律。上述“挥笔成金”的神奇法则，后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被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博士成功破译，进而著述论说，将其精确描述为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或曰文化工业 (Culture Industry)。

何谓文化工业？说白了，即出版商、投资商与文化人联手，套

用最先进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大批策划、炮制、包装并推销文艺作品，令其像时髦商品一样流行于世，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此意义上，房龙的商业成功，一面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畸变，一面反映美国文明的现代化趋势。

以上讲的是现代经济学。再看三十年代国际政治。房龙的盖世大作《宽容》，初版于1925年。此际，欧洲革命刚刚退潮，德、意法西斯蠢蠢欲动。面对凶险难测的世界，房龙感叹人类步入一个“最不宽容的时代”。为此，他欲以“宽容”为话题，带领读者回到古代，从头检讨祖先的愚昧与偏执：

从古希腊、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房龙不厌其烦，将一部“思想解放史”，刻意改写成一部“不宽容历史”：其间有种族屠杀，有十字军远征，有教会对异端的迫害，有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折磨。当然，还有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鼓吹的思想自由。

一句话，房龙笔下的欧洲文明史，始终贯穿着“宽容与专横”的搏斗：犹如一双捉对儿厮杀的角斗士，它俩分别代表了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

提醒大家：房龙身为美国历史学博士，其政治立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即相信科学理性、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派的柔弱本性，一旦遭遇革命与战争，它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请看房龙言不由衷的苦衷：

“进入二十世纪后，现代的不宽容，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便代替中世纪的地牢、铁链、火刑柱”。历史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人类不是越来越文明吗？房龙嗤之以鼻道：“如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还需要一万年、甚至十万年。也就是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

1937年，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次年，房龙推出一本《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答复》。作为一本反纳粹宣言，此书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许。1939年，德国入侵荷兰，大举轰炸鹿特丹。房龙怒不可遏，遂以志愿者身份，出任美国国际电台播音员“二战”期间，他代号“汉克大叔”，日夜报道欧洲战况，鼓励家乡民众，并以暗语指导抵抗运动。

1940年《宽容》再版，房龙写下后记——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为啥不幸福？只因“宽容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与偏执”。非但如此，“最近六年来，法西斯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开始让最乐观的人相信：我们已经回到了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结论：“宽容并非一味纵容。如今我们提倡宽容，即意味抵抗那些不宽容的势力。”

《宽容》为何在中国受欢迎？窃以为：起因在于反法西斯，同时离不开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惨遭日军轰炸。废墟中，中国工人冒险捡回房龙著作的纸样，又为《圣经的故事》出版了中译本。该译本留下一封房龙1936年底写给译者谢炳文的信。

这封信中，房龙自称他“痛恨徒劳无益的暴虐。我试着为普通读者和孩子们写书，以便他们学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他又提醒译者：要特别留意书中讨论“宽容”的部分，因为“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遥望德国坦克扬起的滚滚尘埃，房龙自问“我能做到吗？”后面连加五个问号。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房龙代表作《宽容》。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房龙《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

房龙死后四十年，竟又在中国火了一把。是何道理？据沈昌文回忆：“翻译出版此书，得益于李慎之。李先生洋文好，又是老共产党员。他曾跟我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要回到西方的‘二战’前后。按照指点，我找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宽容》。”沈公又说：“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所以《宽容》出版后，一下子印了15万册。”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三联不再重印《宽容》。然而此书却不断引发多家出版社的追捧。根据沈公收藏目录，其中便有广西师范大学中英双语本、陕西师范大学全彩珍藏本、中国人民大学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版等12个不同版本。1999年，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一套14册的《房龙文集》，囊括了他的全部著述。

于是有人开始美化房龙，誉其为“自由主义代表”、“人文主义大师”、“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云云。对此，我要插一句闲话：房龙不入流，他只是一个通俗作家而已。大家若想了解美国思想史，或是研究英美自由主义，有许多经典可以选读。偏偏这个房龙，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都是书，差别为啥这么大呢？对此，王国维先生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早已指点过我们：“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王先生古板。他老人家不晓得：“文革”之后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可以自由读书了，岂不皆大欢喜、人人捧读？因此便有文化热、房龙热，以及各种各样略加一点儿学问、实为消遣取乐的玩意儿。

如今中国人都读书、都买书。其中最好卖的书，就是闲书、杂书、可爱书、读了不痛苦的书。

比较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今中国可是宽容多了。即便同九十年代比，眼下也是过之不及、量之有余。经此一想，我也变得十二分宽容起来。三联要出房龙文集？可以呀，我很乐意为它写序！

最后笔录两段房龙名言：“百家口味，各个不同。所以能否宽容，能否兼收并蓄，事关历史能否进步。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那么不管它曾有过怎样的辉煌，都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与衰亡。”

他又在《宽容》后记中告诫说：“我们仍处于一种低级社会形态。其特点是：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一旦我们麻痹大意，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赵一凡

2008年10月于北京

